南北史合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七十四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六十三　南史七十四

文學

丘靈鞠 子遲 從孫 仲孚　檀超 熊襄 吳邁遠 叔道鸞

卞彬 諸葛勗 袁嘏 高爽 孫抱

丘巨源 孔廣 孔逭 庾通之 庾龢 司馬憲 袁仲明 孫詵

王智深　崔慰祖

賈希鏡　袁峻

劉昭 子縚緩　鍾嶸 兄岏 岏弟嶼

周興嗣　吳均 江洪

劉勰　何思澄 子朗 王子雲

任孝恭　顏協

紀少瑜　杜之偉

顏晃　岑之敬

何之元　　徐伯陽

張正見　　阮卓

易云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曰煥乎其有文章自漢以來辭人代有大則憲章典誥小則申抒性靈至於經禮樂而緯國家通古今而述美惡非斯莫可也是以哲王在上咸所敦悅故云言之不文行之不遠自中源沸騰五馬南渡綴文之士無乏于時降及梁朝其流彌盛蓋由時主儒雅篤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煥乎俱集時

武帝每所臨幸輒命羣臣賦詩文之善者賜以金帛是以縉紳之士咸相知自勵至有陳受命運接亂離雖加獎勵而向時之風流息矣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悴豈金陵之數綺終三百年乎不然何至是也宋史不立文學傳齊梁皆有其目今綴而序之以備此篇云爾

邱靈鞠吳興烏程人父道真護軍長史靈鞠少好學善屬文州辟從事詣領軍沈演之演之曰身所為州職詣領軍謝晦賓主坐處政如今日卿將來復如此也累遷

員外郎宋孝武殷貴妃亡靈鞠獻挽歌三首云雲横廣

階閣霜深高殿寒帝摘句嗟賞後爲烏程令不得志泰

始初坐事禁錮數年褚淵爲吳興太守謂人曰此郡才

士唯有丘靈鞠沈勃耳乃啟申之明帝使著大駕南討

記論久之除太尉參軍昇明中爲正員郎兼中書郎時

方禪讓齊高使靈鞠參軍掌詔策建元元年轉中書郎

勅知東宮手筆嘗還東詣司徒褚淵別淵不起曰此足

疾更增不復能起靈鞠曰足疾亦大事公一代鼎臣不

可復爲覆餗其疆切如此不持形儀唯取笑適尋又掌知國史武帝即位爲通直常侍尋領東觀祭酒靈鞠曰人居官願數遷使我終身爲祭酒不恨也永明二年領驍騎將軍靈鞠不樂武位謂人曰我應還東掘顧榮冢江南地方數千里士子風流皆出此中榮忽引諸傖輩渡妨我輩塗轍死有餘罪靈鞠好飲酒臧否人物在沈淵坐見王儉詩淵曰王令文章大進靈鞠曰何如我未進時此言達儉靈鞠宋時文名甚盛入齊頗減蓬髮弛

縱無形儀不事家業王儉謂人曰邱公仕宦不進才亦退矣位長沙王晃車騎長史卒著江左文章録序起大興迄元熙文集行於時子遲字希範八歲便屬文靈鞠甞謂氣骨似我黃門郎謝超宗徵士何點並見而異之在齊以秀才累遷殿中郎梁武平建鄴引為驃騎主簿甚被禮遇時勸進梁王及殊禮皆遲文也及踐祚遷中書侍郎詔文德殿時帝著連珠詔羣臣繼作者數十人遲文最美坐事免乃獻責躬詩帝優辭荅之後出為永

嘉太守在郡不稱職為有司所糾帝愛其才寢其奏天監四年中軍將軍臨川王宏北侵魏以為諮議參軍領記室時陳伯之在北與魏軍來拒遲以書喻之伯之遂降遲還司空從事中郎卒官遲辭采麗逸時有鍾嶸著詩評云范雲宛轉清便如流風回雪遲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雖取賤文通而秀於敬子其見稱如此靈鞠從孫仲孚字公信少好學讀書常以中宵鍾鳴為限靈鞠每稱為千里駒齊永明初為國子生王儉曰東南之美

復見邱生舉高第未調還鄉里家貧乃結羣盜為之計
畫刼掠三吳仲孚聰明有智畧羣盜畏服所行皆果故
亦不發為子湖令有能名太守呂文顯當時倖臣陵詆
屬縣仲孚獨不為屈明帝即位為曲阿令會稽太守王敬
則叛衆朝廷不備叛問至而前鋒已屆曲阿仲孚鑿長
岡埭瀉瀆水以阻其路

梁書載仲孚謂吏民曰賊乘勝雖銳而烏合易離今
若收船艦鑿長崗埭瀉瀆水以阻其路得留數日臺

軍必至大事濟矣
敬則軍至遇潰洄果頓兵不得進遂敗仲孚以拒守功
遷山陰令居職甚有聲稱百姓謠曰二傅沈劉不如一
邱前世傅琰父子沈憲劉玄明相繼宰山陰並有政績
言仲孚皆過之也齊末政亂以賄為有司所舉逃還都
會赦不問梁武帝踐祚復為山陰令仲孚長於撥煩善
適權變吏民敬服號神明政為天下第一後為衛尉卿
恩任甚厚初起雙闕以仲孚領大匠累遷豫章內史在

郡吏勵清節頃之卒贈結事黄門侍郎喪將還豫章老
幼號哭攀送車輪不得前仲孚為左丞撰皇典二十卷
南宮故事百卷又撰尚書具事雜儀行于世
㮚超字悅祖高平金鄉人父道彪位正員郎超少好文
學放誕任氣解褐州西曹蕭惠開自以地位居前稍相
陵辱而超舉動嚻傲不以地勢推之張目謂曰我與卿
俱是國家微賤時外戚耳
南齊書云我與卿俱起一老姥

何足以一爵高人蕭太后惠開之祖姑長沙景王妃超祖姑也故超以此議之惠開欣然更為刎勁交後位國子博士兼左丞超嗜酒好談詠自比晉郗超言高平有二超又謂人曰猶覺我優也齊高貴愛之後為司徒右長史建元二年初置史官以超與驃騎記室江淹掌史職上表立條例開元紀號不取宋年封爵各詳本傳無假年表又制著十志多為左僕射王儉所不同

南齊書曰超立十志律歷禮樂天文五行郊祀刑法

藝文依班固朝會輿服依蔡邕司馬彪州郡依徐爰百官依范曅合州郡班固五星載天文日蝕載五行改日蝕入天文志以建元爲始帝女體自皇宗立傳以備甥舅之體又立處士烈女傳詔内外詳議左僕射王儉議金粟之重八政所先食貨通則國富民實宜加編録以崇務本朝會志前史不書蔡邕稱先師胡廣説漢舊儀此乃伯喈一家之意曲碎無煩録宜立食貨省朝會洪範九疇一曰五行五行之本先乎

水火之精是爲日明五行之宗也今宜憲章前軌又
立帝女傳亦非若有高德異行當載烈女若止常美
仍舊不書詔日明災隸天文餘如儉儀
既與物多忤史功未就徙交州於路見殺
南齊書但去卒官
江淹撰成之猶不備也時有豫章熊襄著齊典上起十
代其序云尚書堯典謂之虞書則附所述通謂之齊書
名爲河洛金匱又有吳邁遠者好爲篇章宋明帝聞而

名之及見曰此人連絶之士無所復有邁遠好自誇而蚩鄙他人每作詩得稱意語輒擲地呼曰曹子建何足數超聞而笑曰昔劉季緒才不逮作者好詆訶人文章季緒瑣瑣焉足道哉至於邁遠何為者乎超叔父道鸞字萬安位國子博士永嘉太守亦有文學撰續晉陽秋二十卷

卞彬字士蔚濟陰宛句人父延之 弱冠為上虞令有剛氣會稽太守孟顗以令長裁之積不能容脫幘投地曰

我所以屈卿者政為此情耳今已投之卿矣卿以一世勳門而傲天下國士拂衣去彬險拔有才與物多忤齊高輔政袁粲劉秉王蘊等皆不同沈攸之又稱兵粲蘊雖敗攸之尚存彬意猶謂齊高無成乃曰比聞謡云可憐可念尸著服孝子不在日代哭烈管暫鳴死滅族公頗聞否時蘊居父憂與粲同死故云尸著服也服者衣也孝子不在日代哭者褚字也彬謂沈攸之得志褚淵當敗故言哭也列管謂簫也高帝不悦及彬退曰此彬

自作後常於東府謁齊高時為齊王矣彬曰殿下即東宮府則以青溪為鴻溝鴻溝以東為齊以西為宋仍詠詩云誰謂宋遠跂予望之遂大忤旨因擯廢數年不得仕乃擬趙壹窮鳥為枯魚賦喻意後為南康郡丞彬頗飲酒擯棄形骸士既不遂乃著蚤虱蝸蟲蝦蟇等賦皆有大旨斥其蚤虱賦序曰余居貧布衣十年不製一袍之縕寒暑無易為人多病縈寢敗絮不能自釋兼攝性懈墮懶事皮膚澡刷不謹澣沐失時四體䩄䩄加以臭

纖故莦蓆蓬纓閒蚤蝨猥流淫癢渭濩無時怒肉搩揣撥撮日不替手蝨有謗云朝生暮孫若吾之蝨者無湯沐之慮絶相弔之憂晏聚乎久袴爛布衣裳復不勤討捕孫孫息息三十五歳其畧言皆實録也又為禽獸決録曰禽獸云羊性淫而佷猪性卑而率鶆性頑而傲犬性險而出皆指斥貴勢其羊淫佷謂吕文顥猪卑率謂朱隆之鶆頑傲謂潘敞犬險出謂文度其險詰如此蝦蟆賦云紆青拖紫名為蛤魚世謂比令僕也又云科斗

唯唯羣浮闇水唯朝繼夕聿役如鬼比令史諮事也文章傳于閭巷後歷尚書比部郎安吉令車騎記室彬性飲酒以瓠壺瓢勺杬皮為肴著帛十二年不改易以大瓠為火籠什物多諸詭異自稱卞田居婦為傳蠶室或謂曰卿都不持操名器何由得升彬曰擲五木子十擲輙鞬豈復是擲子之拙吾好擲政極此耳後為綏建太守卒官永明中瑯邪諸葛勗為國子生作雲中賦指祭酒以下皆有形似之目坐事繋東冶作東冶徒賦武

帝見赦之又有陳郡袁嘏自重其文謂人曰我詩應須
大材迮之不爾飛去建武末為諸暨令被王敬則所殺
時有廣陵高爽多學多才劉蒨為晉陵縣爽經途詣之
了不相接爽甚銜之俄爽代蒨為縣蒨迎贈甚厚爽受
餉答書云高晉陵自答人問所以答曰劉蒨餉晉陵令
耳何關爽事又有人送書與爽告躓云比日守羊困苦
爽答曰守羊無食何不貨羊糴米孫抱為延陵縣爽又
詣之抱了無故人之懷爽出從縣閤下過取筆書鼓云

徒有八尺圍腹無一寸腸面皮如許厚受打未詎央與機悟多如此坐事被繫作鐵魚賦自況文甚工後遇赦免卒抱東莞人善吏職體肥署帶十圍與故以此激之

邱巨源蘭陵人幼年即舉丹陽郡孝廉為宋孝武所知大明五年勑助徐爰撰國史帝崩江夏王義恭取掌書記明帝即位使參詔誥引在左右元徽初桂陽王休範在尋陽以巨源有筆翰遣舟迎之餉以錢物巨源以齊高自啟敕板啟之使留都下桂陽事起使於中書省撰

符檄事平徐奉朝臣源望有封賞既而不獲乃與尚書
令袁粲書自陳
南齊書載曰民信理推心庶謂丹誠感達豈虞之寂
寥忽焉三稔去昔奇兵變起呼吸雖凶渠即勦而人
情更迷當此之時心薺吳越奉迎新亭者士庶填路
投名朱雀者愚知共閨人惑民不惑人畏民不畏其
一可論也臨機新亭獨能抽刃斬賊者唯張敬兒而
中書省獨能奮筆弗顧者唯卭巨源文武相方誠有

優劣就其死亡以决成敗當崩天之敵抗不測之禍
請問海内此胆何如其二可論也又爾時顛沛晉熂
文士黄門中書靡不畢集朝廷洪範何故假手凡賤
若以此賊强盛勝負難測羣賢怯不染豪者則民宜
以勇獲賞若云羽檄之難必須筆傑羣賢推能見委
者則民宜以才賜列其三可論也且民作符檄肆言
詈辱放筆出手即就虀粉若使桂陽得志民不糅裂
軍門則應腰斬都市嬰孩膾伊可熟念宜唯賜存

在少沾飲齕乃棄之溝間如浮如蟻既非草木何能

弭聲

竟不被申沈攸之事起齊高又使為尚書荊州以此又望賞異竟不獲自此意常不滿後除武昌太守拜竟不樂江外行武帝問之巨源曰古人云寧飲建鄴水不食武昌魚臣年已老寧死於建鄴乃以為餘杭令明帝為吳興巨源作秋胡詩有譏刺語以事見殺時又有會稽孔廣孔逭皆才學知名廣字淹源美容止善吐論王

儉張緒咸美之儉常云虞來使人廢簿領匠不須來來則莫聽去緒數巾車詣之每歎曰孔虞使吾成輕薄祭酒仕至揚州中從事寔抗直有才藻製東都賦才士稱之陳郡謝瀹年少時遊會稽還父莊問入東何見見孔寔否其見重如此著三吳決録不傳卒於衛軍武陵王曇東曹掾又時有虞通之虞龢司馬憲袁仲明孫詵等皆有學行與虞埒名通之龢皆會稽餘姚人通之善言易至步兵校尉龢位中書郎廷尉少好學居貧屋漏恐

濕墳典乃舒被覆書書獲全而被大濕時人以此高鳳
憲河內溫人侍詔東觀為學士至殿中郎口辯有才地
使魏見稱於北仲明陳郡人撰晉史未成卒初仲明與
劉耽卞鑠俱為袁粲所賞恒在坐席粲為丹楊尹取鑠
為主簿好賦詩多譏刺世人坐徙巴州訦太原中都人
愛文尤賞泉石卒於御史中丞
王智深字雲才琅邪臨沂人少從陳郡謝超宗學屬文
好飲酒拙澁乏風儀仕齊為豫章王嶷大司馬參軍兼

記室武帝使太子家令沈約撰宋書疑立袁粲傳以審
帝帝曰袁粲自是宋家忠臣約又多載孝武明帝諸褻
黷事帝遣左右語約曰孝武事迹不容頓爾昔我經事
宋明帝卿可思諱惡之義於是多所省除又智深撰宋
紀召見扶容堂賜衣服給宅智深告貧于豫章王王曰
須卿書成當相論以禄書成三十卷帝後名見智深於
璿明殿令拜表奏上表未奏而武帝崩隆昌二年敕索
其書智深遷爲竟陵王子良司徒參軍免官家貧無人

事嘗餓五日不得食掘芫根食之司空王僧虔及子志分與衣食卒於家

崔慰祖字悅宗清河東武城人父慶緒永明中為梁州刺史慰祖解褐奉朝請父喪不食鹽母曰汝既無兄弟又未有子脅毀不滅性政當不進肴羞耳如何絕鹽吾今亦不食矣慰祖不得已從之父梁州之資家財千萬散與宗族㳄器題為日字日字之器流為遠近觧得父時假貰文疏謂族子紘曰彼有自當見還彼無吾何言

哉悉焚之好學聚書至萬卷鄉里年少好事者來從假借日數十次慰祖親自取與未嘗辭為始安王遙光撫軍刑獄兼記室遙光好棊數名慰祖對戲慰祖辭拙非朔望不見也建武中詔舉士從兄慧景舉慰祖及平原劉孝標並碩學明帝試以百里慰祖辭不就國子祭酒沈約吏部郎謝朓嘗于吏部省中賓友俱集各問慰祖地理中所不悉十餘事慰祖口吃無華辭而酬據精悉一坐稱服朓歎曰假使班馬復生無以過此慰祖賣

宅須四十五萬買者云寧有減否答曰誠異韓伯休何容二價買者又曰君但責四十六萬一萬見與慰祖曰豈我心乎少與侍中江祀款及祀貴常來候之慰祖不往也與丹楊丞劉渢素善遥光據東府反慰祖在城内城未潰一日渢謂之曰卿有老母宜出命門者出之慰祖請闕𠁅前繫尚方病卒慰祖著海岱志起太公迄西晉人物為四十卷半成臨卒與從弟緯書云常欲更注遷固二史採史漢所漏二百餘事在厨簏可檢寫以存

大意海岱志良未周悉可寫數本付護軍諸從人一通及友人任昉徐寅劉詳裴揆令後世知吾微有素業也又令以棺親土不須輒勿設靈坐

賈淵字希鏡平陽襄陵人父匪之驃騎參軍家傳譜學宋孝武時青州人發古冢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帝問學士鮑照徐爰蘇寶生並不能悉淵對曰此司馬越女嫁苟晞兒檢訪果然由是見遇敕淵注郭子昇明中齊高嘉淵世學取為武陵王贊國郎中令歷大司馬司

徒府參軍竟陵王子良使淵撰見客譜出為句容令先是譜學未有名家淵祖父晉員外郎弼之廣集百氏譜記專心治業泰元中朝廷給弼之史書吏撰定繕寫藏秘閣乃遷左民曹自弼之及淵三世傳學凡十八州士族譜合百帙七百餘卷該究精悉皆如貫珠當時莫比永明中衛軍王儉抄次百家譜與淵參懷撰定建元初淵遷長水校尉傖人王泰寶買襲琅邪譜尚書令王晏以啓明帝淵坐被收當極法子棲長謝罪稽顙流血朝

廷哀之免淵罪後爲北中郎參軍卒撰氏族要狀及人名書並行於時

袁峻字孝高陳郡陽夏人魏郎中令渙八世孫早孤篤志好學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抄寫自課日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止訥言語工文辭梁武帝雅好辭賦獻文南闕者相望天監六年峻擬楊雄官箴奏之賜束帛除員外郎散騎侍郎直文德學士省抄史記漢書各爲二十卷又奉敕與陸倕各製新闕銘云

劉昭字宣卿平原高唐人晉太尉寔九世孫祖伯龍居父憂以孝聞宋武帝敕皇太子諸王並往弔尉官至少府卿父彪齊征虜晉安王子懋記室昭幼清警七歲通老莊義及長勤學善屬文外兄江淹早相稱賞梁天監中累遷中軍臨川王宏記室初昭伯父彤集衆家晉書注干寶晉紀為四十卷至昭又集後漢同異注范曄後漢世稱博悉卒於剡令集漢後漢一百八十卷幼童傳一卷文集十卷子縚字言明亦好學通三禮位尚書祠

部郎著先聖本記十卷行於世緇弟緩字含慶為湘東王繹中録事性虛遠有氣調風流跌宕名高一府

梁書曰西府盛集文學緩居其首

常云不須名位所須衣食不用身後之譽唯重目前知見

鍾嶸字仲偉潁川長社人晉侍中雅七世孫父蹈齊中軍參軍嶸與兄岏弟嶼並好學有思理嶸齊永明中為國子生明周易衛將軍王儉領祭酒頗賞接之建武初

為南康王寶融侍郎時齊明帝躬親細務綱目亦密郡縣及六署九府常行職事莫不爭自啟聞取決詔敕文武勳舊皆下歸選部於是並勢互相通進人君之務粗為繁密嶸上書言右者明君揆才頒政量能授職三公坐而論道九卿作而成務天子可恭己南面而已書奏帝不懌謂太中大夫顧暠曰鍾嶸何人欲斷朕機務卿識之否答曰嶸雖位末名卑而所言或可採且繁碎職事各有司存今人主總而親之是主愈勞而臣愈逸所

謂代庖人宰而為大匠斲也帝不顧而他言永元末除司徒參軍梁天監初制度雖革未能盡改前弊嶸上言曰永元肇亂坐弄天爵勳非即戎官以賄就揮一金而取九列寄片札以招六校騎都塞市郎將填街服既纓組尚為臧獲之事職雖黃散猶躬胥徒之役名實淆紊玆焉莫甚臣愚謂永元諸軍官是素族士人自有清貫而因斯受爵一宜削除以懲澆競若吏姓寒人聽極其門品不當因軍遂濫清級若僑雜傖楚應在綏撫正宜

嚴斷禄力絶其妨正直之虛號而已敕付尚書行之衍陽王元簡出守會稽引為寧朔記室專掌文翰時居士何胤築室若邪山山發洪水漂拔樹石此室獨存元簡令嶸作瑞室頌旌之辭甚典麗遷西中郎晉安王綱記室嶸嘗求譽於沈約約拒之及約卒嶸品古今詩評之言其優劣有云觀休文衆製五言最優齊永明中相主愛文王元長等皆宗附約時謝朓未遒江淹才盡范雲名級又微遂稱獨步故當辭密於范意淺於江益追宿

憾以此報約也
梁書曰嶸嘗品古今五言詩論論其優劣名為詩品其序云昔南風之辭卿雲之頌厥義夐矣夏歌曰欝陶乎予心楚謠云名余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畧是五言濫觴也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古詩眇邈人代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制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楊枚馬之徒辭賦競爽吟咏靡聞從李都尉訖班婕妤百姓閒有婦人焉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頓已缺

喪東京二百載中唯班固詠史質木無文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為文棟劉楨王粲為羽翼次有攀龍託鳳自致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爾後陵遲衰微訖于有晉太康中三張三陸兩潘一左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中興也永嘉時貴黄老尚虚談於時篇什理過其辭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之風盡矣先是郭景純用俊上之才創變

之體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賛成厥美彼衆我寡未能
動俗逮義熙中謝益壽裴綝繼作元嘉初有謝靈運
才高辭盛固已含跨劉郭陵轢潘左故知陳思爲建
安之傑公幹仲宣爲輔陸機爲太康之英安仁景陽
爲輔謝客爲元嘉之雄顔延年爲輔此皆五言之冠
冕文辭之命世夫四言文約意廣取效風騷便可少
得每苦文煩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辭之要是
衆作之滋味者故云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造形窮

情寫物最為詳切邪故詩云六義一曰興二曰賦三
曰比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言其
事寓言寫物賦也弘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以風力潤
以丹采使味者無極聞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
比興則患在意深意深則辭躓若但用賦體則患在
意浮意浮則文散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
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
離羣託詩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

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或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淚盡又士有解珮出朝一去忘反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文非長歌何以釋情故辭人作者罔不愛好今之士俗斯風熾矣裁能賜衣甫就小學必甘口馳騖庸音雜體各為家法至于膏腴子弟恥文不逮終朝點綴分夜呻吟獨觀謂為警策衆視終淪平鈍次有輕蕩之徒笑曹劉為古拙謂鮑昭羲皇上人謝脁今古獨步

而師鮑昭終不及日中市朝滿學謝朓劣得黃鳥度
青枝徒自棄高聽無涉文流矣近彭城劉士章俊賞
之士疾其淆亂欲為當世詩品口陳標榜其文未遂
嶸感而作焉
傾之卒官岏位建康令著良史傳十卷
周興嗣字思纂陳郡項人世姑熟
梁書曰年十三遊學京師積十餘載
博士善屬文常步自姑熟投宿逆旅夜有人謂曰子才

學邁世初當見識貴臣卒被知其主言終不測所之濟
陰昌中侍郎謝朏為吳興太守唯興嗣談文史及罷郡
大相談薦梁天監初奏休平賦文甚美武帝嘉之拜安
成王秀國侍郎直華林省其年河南獻舞馬詔興嗣與
待詔到沆張率為賦帝以興嗣為工擢拜員外散騎侍
郎進直文德壽光省時武帝以三橋舊宅為光宅寺敕
興嗣與陸倕各製寺碑及成俱奏帝用興嗣所製自是
銅表銘柵塘碣檄魏文次韻王羲之書千字並使興嗣

為文每奏帝稱善賜金帛後佐撰國史興嗣兩手先患
風疽十二年又染癘疾左目盲
獨異志曰興嗣有才思武帝出千言無章句者令興
嗣次之因成千字文歸而兩目俱盲及卒啟視之心
如掬溼泥
帝撫其手嗟曰斯人而有斯疾手疏疽方賜之任昉又
愛其才常曰興嗣若無此疾旬日當至御史中丞十七
年為給事中直西省周捨奉勅注帝所製歷代賦啟興

嗣助馬普通二年卒所撰皇帝實録皇德記起居注職
儀等百餘卷文集十卷
吳均字叔庠吳興故鄣人家世寒賤至均好學有俊才
沈約嘗見均文頗相稱賞梁天監初柳惲為吳興名輔
主簿日引與賦詩均文體清拔有古氣好事者或斆之
謂為吳體均嘗不得意贈惲詩而去久之復來惲遇之
如故弗憾也薦之臨川王宏王稱於武帝即日召入賦
詩悅馬待詔著作累遷奉朝請先是均將著史自名欲

撰齊書求借齊起居注及羣臣行狀帝不許遂私撰齊春秋奏之書稱帝為齊明齊佐命帝惡其實録以其書不實使中書舍人劉之遴詰問數十條竟支離無對敕付省焚之坐免職尋有敕召見使撰通史起三皇訖齊代

愚按梁武既謂齊春秋不實何以又命撰通史恐亦爊其直筆故口非而心許之也

均草本紀世家已畢唯列傳未就卒均著范曄後漢書

九十卷著齊春秋三十卷廟記十卷十二州記十六卷錢塘先賢傳五卷續文釋五卷文集二十卷時有濟陽江洪亦工屬文為建陽令坐事死

劉勰字彦和東莞莒人父尚越騎校尉勰早孤篤志好學家貧不婚娶依沙門僧祐以居積十許年遂博通經論因區别部類録而聚之定林寺經藏勰所定也梁天監中兼東宫通事舍人時七廟享薦已用蔬果而二郊農社猶有犧牲勰乃表言二郊宜與七廟同改詔付尚

書議依勰所陳遷步兵尉尉兼舍人如故深被昭明太子愛接初勰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其序略云余齒在逾邱嘗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南行寤而喜曰大哉聖人難見乃小子之垂夢歟數讚聖旨莫若著經而馬鄭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於是撰筆和墨乃始論文其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既成未為時流所稱勰欲取定沈約無由自達乃負書候約

於車前狀若貨鸞者約取讀大重之謂深得文理常陳諸几案總爲文長於佛理都下寺塔及名僧碑誌必請勰製文敕與慧震沙門於定林寺撰經證功畢遂求出家燔鬢髮自誓刺許之乃變服改名慧地云未期卒集行於世

何思澄字元靜東海郯人父敬叔齊長城令有能名在縣清廉不受禮遺夏節至忽傍門受餉數日中得米二千餘斛他物稱是悉以貸貧人輸租思澄少勤學工文

為游廬山詩沈約見之大相稱賞自謂弗逮約交居宅新構閣齋因命工書人題此詩於壁傳昭嘗請思澄製釋奠詩辭文典麗天監十五年敕太子詹事徐勉舉學士入華林撰遍畧勉舉思澄顧協劉杳王子雲鍾嶸等五人應選八年乃成合七百卷思澄重交給分書與諸賓友校定而終日造謁每宿昔作名一束曉便命駕朝賢無不悉狎狎處即命食有人方之婁頀欣然當之投晚還家所齋名必盡自廷尉王遷治書侍御史宋齊以

來此職甚輕天監初始重其選車前依尚書二丞給三騶執甚印青囊舊事糺彈冠印綬在前故也後除湘東王繹録事參軍兼東宮通事舍人時徐勉周捨以才具當朝並好思澄學常遞日時致後卒於武陵王紀中録事參軍文集十五卷初思澄與宗人遜及子朗俱擅文名時人語曰東海三何子朗最多思澄聞之曰此言誤耳如其不然故當歸遜思澄意謂宜在己也子朗字世明早有才思周捨每與談服其精理嘗為敗冢賦擬莊

周馬棰其文甚工世人語曰人中爽爽有子朗卒於固
山令年二十四集行於世王子雲太原人及江夏費昶
並為閭里才子昶善為樂府又作鼓吹曲武帝重之敕
曰才意新拔有足嘉異昔朗惲博物卞蘭巧辭束帛之
賜實勸善可賜絹十疋子雲嘗為自弔文自美
任孝恭字孝恭臨淮人曾祖農夫農夫弟侯伯並任將
帥孝恭幼孤事先孝精力勤學家貧無書常崎嶇從人
假借每讀一遍諷誦略無所遺外祖邱它與武帝有舊

帝聞其才學召入西省撰史文司文侍郎俄兼中書通事舍人敕遣製建陵寺刹下銘又啟撰帝集序文並富麗自是專掌公家筆翰孝恭為文敏速若不留意每奏稱善累賜金帛少從蕭寺雲法師讀經論明佛理至是蔬食持戒信受甚篤而性頗自伐以才能尚人於流輩多忽畧世以此少之太清三年侯景逼孝恭啓募兵隸蕭正德正德入賊孝恭還赴臺臺門閉侯景獲之使作檄求還私第檢討景許之因走入東府城陷景斬剉之

集行於世

紀少瑜字幼瑒丹楊秣陵人本姓吳養於紀氏因而命族早孤約有志節常慕王安期為人年十三能屬文初為京華樂王僧儒見而賞之曰此子才藻新拔方有高名少瑜常夢陸倕以一束青鏤管筆授之云我此筆猶可用卿自擇其善者文因遒進年十九始遊太學備探六經博士東海鮑皦雅相欽悅時皦有疾請少瑜代講少瑜既妙玄言善談吐辯捷如流為晉安王綱國中尉

即梁簡文也深被恩遇大同七年爲東宮學士邵陵王綸在郢啟求學士武帝以少瑜充行少瑜美容貌工槀草吏部尚書到溉嘗曰此人有大才而無貴仕將拔之會溉去職卒於武陵王紀記室參軍

杜子偉字子大錢塘吳興人世家儒學以三禮專門父規梁奉朝請之偉幼精敏有逸才年十五遍觀文史及儀體故事時輩稱其早成僕射徐勉嘗見其文重其有筆力中大同元年梁武帝幸同泰寺捨身敕勉撰儀注

勉以先無此禮召之偉草具其儀乃啟補東宮學士與學士劉陟等抄撰羣書各為題目所撰富教政道二篇皆知偉為序後兼太學限内博士大同七年皇太子釋奠國學時六府無孔子顏子登歌詞令之偉製文伶人傳習以為故事再還邵陵王綸刑獄參軍之偉年位甚卑特以强識俊才有名當世吏部尚書張纘深知之以為廊廟之器陳武為丞相素聞其名召補記室參軍領大著作及受禪除鴻臚卿餘並如故之偉求解著作優

剌不許再遷太中大夫仍敕撰梁史卒官集十七卷
顏晃字元明瑯邪臨沂人少孤貧好學有辭采解褐梁
邵陵王綸記室參軍時東宮學士庾信使府中王使晃
接對信輕其少曰此府無記室幾人晃曰猶當少於宮
中學士當時以為善對侯景之亂奔荆州承聖初除中
書侍郎
陳書曰時杜龕為吳興太守好勇力元帝使晃往掌
書翰仍剌之曰卿年時尚少習讀未晚顏晃文學之

士使相呲休造次閒必宜諮稟及龕誅乃歸陳世祖
委以書記親遇甚篤降記室參軍永定二年高祖幸大
莊嚴寺其夜甘雨降晃獻甘露頌詞義該典
陳天嘉初累遷員外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掌詔誥卒
贈司農卿謚曰貞子晃家世單門傍無戚援而介然修
立為當世所知其表奏詔誥下筆立成便得事理有集
二十卷
岑之敬字思禮南陽棘陽人父善紆梁世以經學開官

至司義郎之敬年五歲讀孝經每焚香正坐親戚咸加歎異十六策春秋左氏制旨孝經義擢爲高第御史奏曰皇朝多士例止明經若顏閔之流乃應高第梁武帝省其策曰何妨我復有顏閔邪因召入面試令之敬升講坐敕中書舍人朱异執孝經唱士孝章帝親自論難之敬剖釋從橫左右嗟服仍除童子奉車郎十八預重雲殿法會時帝親行香熟視之敬曰未幾見兮突而弁兮即日除太學限內博士太清元年表試吏除南沙令

陳書曰侯景亂之敬率所部赴援京師至郡境聞臺
城陷乃與衆辭决歸鄉里
承聖二年除晉安王綱宣惠府中記室參軍時蕭勃據
領表敕之敬宣旨慰喻會魏克江陵仍留廣州陳太建
初還朝累遷南臺治書侍御史征南府諮議參軍之敬
始以經業進而博涉文史雅有詞筆不為醇儒性謙謹
未嘗以才學矜物接引後進恂恂如也每無忌日營齋
必躬自洒濵潸泣終日以篤行稱之十一年卒集十卷

行于世子德閔有父風位中軍吳興王記室
何之元廬江灊人父法勝以行業聞之元幼好學有才
思居喪過禮梁天監末司空袁昂表薦之因召見累遷
信義令其宗人敬容位望隆重頻相顧訪之元終不造
或問故之元曰昔楚人得寵於觀起有馬者皆亡夫德
薄任隆必近覆敗吾恐不獲其利而招其禍識者稱之
侯景之亂武陵王紀以太尉承制授南梁州刺史北巴
西太守紀自成都學兵東下之元與蜀中人庶抗表請

無行紀以為沮衆因之元于艦中紀敗之元從邵陵太守劉棻之郡俄魏克江陵王琳召為記室參軍及琳立蕭莊署為中書侍郎王琳敗齊文宣以為揚州别駕所治即壽春也及衆軍北伐湘州刺史始與王叔陵遣功曹史柳咸齎書詔之之元始與陳有隙書至大惶恐讀書至孔璋無罪左車見用

陳書曰之元仰而嘆曰詞旨若此豈欺我哉

遂隨咸至湘州再遷中衛府諮議參軍及叔陵誅之元

乃屏絶入事著梁典

陳書曰之元以何法盛晉書變帝紀為帝典旣云師古在理為優故今之所作稱為梁典其序曰梁有天下自中大同以前區寓寧宴太清以後寇盜交侵首尾而言未有盡美故閉此一書分為六意以高祖創基因乎齊末尋宗討本始自永元今以前若干卷為追述高祖生自布衣長於弊俗知風教臧否識民黎情偽爰逮君臨弘斯政術四紀之内實云殷阜今以

若干卷為太平世不常夷時無恒治非自我後仍屬橫流今以若干卷為叙亂洎高祖宴駕之年太宗幽辱之歲謳歌幽頌向西陝不向東都征伐禮樂歸世祖不歸太宗撥亂反正厥庸斯在今以若干卷為世祖至於四海困窮五德升替敬皇紹立仍以禪陳今以若干卷為敬帝驃騎王琳崇立後嗣雖不達天命然是其中節今以若干卷為後嗣主至太宗雖加美謚而大寶之號世所不遵以拘于賊景故也承聖紀

歷自接太清　愚按之元論未是簡文實踐極詎可
沒此餼羊且不遵大寶年號者孝元有無君自利心
非從狗於賊景起見也　之元又曰自捦雜孔熾梗
我中原始為一君終為二主事有相涉言成混漫今
以未分之前為北魏既分之後高氏所扶為東魏宇
文所扶為西魏蓋以别之也後人號西魏東魏本此
起齊永元元年迄于琳遇獲七十五年行事為三十卷
隋開皇十三年卒于家

徐伯陽字隱忍東海人父僧權梁東宮通事舍人領秘書以善書知名伯陽敏而好學善色養家有史書所讀者近三千餘卷梁大同中為侯官令甚得民和侯景之亂浮海至廣州依蕭勃勃平還都陳天嘉中除司空侯安都府記室參軍

陳書曰安都素聞其名降席為禮甘露降樂遊苑詔賜安都安都令伯陽為謝表世祖覽而奇之

太建初與中記室李爽記室張正見左民郎賀徹學士

既卓黄門郎蕭詮三公郎王由禮處士馬樞記室祖孫
登比部郎賀徹長史劉刪等為文會之友後蔡凝劉助
陳暄孔範亦預皆一時士也遊宴賦詩動成卷軸伯陽
為其集序盛傳於世後除新安王伯固府中記室參軍
兼南徐州別駕帶東海郡丞鄱陽王伯山為江州刺史
伯陽常奉賜造焉王率府僚與伯陽登匡嶺置宴酒酣
命筆賦劇韻三十伯陽與祖孫登前成王賜以奴婢雜
物後除鎮右新安王府諮議參軍事

陳書曰皇太子幸太學詔於辟雍發論語題仍命伯
陽為辟雍頌甚見佳賞

聞
姊喪發疾卒

張正見字見賾清河東武城人父修禮梁懐方太守正
見幼好學有清才梁文簡在東宮正見年十三獻頌簡
文深賛賞之

陳書曰簡文雅尚學業每自深坐説經正見嘗與講
筵清決疑義吐納和順進退詳雅四坐屬目

梁孝元即位為彭澤令屬喪亂避地匡俗山陳武帝受禪𢕔見還都累遷尚書度支郎撰史著士卒有集十四卷其五言尤善

阮卓陳留尉氏人父問道梁岳陽王嗇府記室參軍卓幼聰敏篤志經籍尤工五言性至孝父隨出鎮江州卒卓時年十五自都奔赴水漿不入口累日載柩還都

陳書曰卓在途遇賊形容毀瘁號哭自陳賊哀之不殺仍獲送出境

度彭蠡湖中流遇疾風舟幾沒數四卓仰天悲號俄風息人以為孝感陳天嘉元為新安王伯固府記室參軍隨府轉翌右記室帶撰史著士及平歐陽紇交阯夷獠往往聚為寇抄卓奉賜招慰交阯通日南象郡多金翠珠貝珍怪之產前後使者皆致之唯卓挺身而還時服其廉後為始興王叔陵中衛府記室參軍及叔陵誅後主謂朝臣曰阮卓素不同逆宜加旌異至德元年入為德教殿學士尋兼通直散騎常侍副王話聘隋隋文帝

夙聞其名遣河東薛道衡瑯邪顏之推等與卓談宴賦
詩賜遺加禮還除南海王處府諮議參軍以目疾不之
官退居里舍改構亭宇修山池卉木招致賓友以文酒
自娛陳亡入隋行至江州追感其父所終遘疾卒
梁有劉綺朱詹顏氏家訓曰梁世彭城劉綺交州刺
史勃孫早孤家貧燈燭難辦嘗買荻尺寸折之然明
夜讀孝元初出會稽精選寮寀綺以才華爲國常侍
兼記室殊荷禮遇終于金紫光祿大夫又有義陽朱

詹世居江陵好學家貧累日不欣時吞紙實腹寒無氊被抱犬而卧犬亦飢虛往宅處盜食呼之不至哀聲動隣猶不廢業卒成學士官至鎮南録事參軍爲

梁孝元所禮

論曰文章者葢情性之風標神明之律呂也藴思含豪遊心内運放言落紙氣韻天成莫不禀以生靈遷乎愛嗜機見殊門賞悟紛雜感召無象變化不窮發五聲之音響而出言異句寫萬物之情狀而下筆殊形暢自心

璽宣之簡素輪扁之言未或能盡然縱假之天性終資
好習是以古之賢哲咸所用心卭靈鞠等或克荷門業
或夙懐慕尚雖位有窮通而名不可滅立身之道可不
務乎

南北史合注卷七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七十五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六十四

南史七十五

文學

劉峻 劉孝綽

江淹 任昉

徐陵

劉峻字孝標本名法武平原人父琁之仕宋為始興縣内史峻生朞月琁之卒母許氏攜峻及其兄法鳳還歸鄉里宋泰始初魏克青州峻時其年八歲人略為奴僕至中山富人劉寶愍峻以東帛贖之教以書學魏人後聞其江南有戚屬更徙之代都貧不自立與母並出家度為尼僧既還俗峻學寄人廡下自課讀書常燎麻炬毎自夕達旦時或昏睡爇其鬚髮及覺復讀終夜不寐其精力如此時魏孝文選盡江南才學之士峻兄

弟不衆選授齊永明中俱奔江南更名峻字孝標自以少時未開悟晚更精明慧過人若所見不博聞有異書必往祈借清河崔慧祖謂之書淫於是博極羣書文藻秀出

愚按魏孝文好文搜雋如恐失之而不能知峻想爾時學問未充文章亦未顯觀峻自謂所見不博可知且入南後以更求異成名益知人不可無學

故其自序云黌中濟濟皆升堂亦有愚者解衣裳言其

少年魯鈍也時竟陵王子良博招學士峻因人求為子糧國職吏部尚書徐孝嗣抑之後久不調梁天監初名入西省與學士賀蹤典校祕閣峻凡孝慶時為青州刺史峻請假省之坐私載禁物為有司所奏免官安成王秀雅重峻及遷荆州引為户曹參軍給其書籍使撰類苑未及成復以疾去因遊東陽紫巖山築室居焉為山栖志文甚美初梁武帝招文學之士有高才者多被引進擢以不次峻率性而動不能隨衆浮沉帝每集文士

策經史事范雲沈約之徒皆引短推長帝乃悅加其賞賚曾策錦被事咸言已罄帝試呼問峻峻時貧悴冗散忽請紙筆疏十餘事坐客皆驚帝失色自是惡之不復引見及峻類苑成凡一百二十卷帝即命諸學士撰華林徧畧以高之竟用乃著辯命論寄其懷論成

梁書載論曰夫道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主謂之自然自然者蕩乎大乎萬寶以之化確乎純乎一作而不易化而不易則謂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定

於冥兆終然不變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能
感短不可緩之寸陰長不可急之箭漏是以放勳之
代浩浩襄陵天乙之時焦金流石文公虗其尾宣尼
絕其糧顏淵敗其叢蘭冉耕歌其芣苡夷叔斃淑媛
之言子輿困臧倉之訢聖賢猶若此而況庸行乎至
乃伍員浮屍於江流三閭沉骸於湘渚賈大夫沮志
于長沙馮都尉皓髮于郎署君山鴻漸鍛羽儀於高
雲敬通鳳起摧迅翮於風穴此豈才不足而行有餘

哉近代有沛國劉瓛瓛弟璡並一時秀士瓛循循善誘服膺德行璡亭亭高竦不雜風塵皆緼德衡門馳聲天地而官有微于侍郎位不登于執戟相繼徂落宗祀無饗因斯兩賢以言古則昔之玉質金相英髦秀達皆擯斥於當年韞奇才而莫用候草木以共凋與麋鹿而同死膏塗平原骨塡川谷湮滅無聞者豈可勝道哉此則宰衡與皁隸容彭與殤子猗頓與黔婁陽文與敦洽咸得之於自然不假道於才智死生

有命富貴在天其斯之謂矣然命體周流變化非一或先號後笑或始吉終凶或不召自來或因人以濟交錯紛糾循環倚伏必御物效靈亦憑人成象而或者覩湯武龍躍謂龕亂在神功聞孔墨挺生謂英睿擅奇響視彭韓之豹變謂鷙猛致人爵見張桓之朱紱謂明經拾青紫豈知有力者負之而趨乎故言而非命有六蔽焉夫靡顏膩理哆噅顑頞形之異也朝秀晨終龜齡千歲年之殊也聞言如響智昏菽麥神

之辨也同知三者定乎造化榮辱之境獨曰由人是
知二五而未識於十其蔽一也龍犀日角帝王之表
河目龜文公侯之相撫鏡知其將刑壓紐顯其膺録
星虹樞電昭聖德之符夜哭聚雲鬱興王之瑞皆兆
發於前期渙汗於後葉若謂驅貔虎奮天劍入紫微
升帝道則未達窅冥之情未測神明之數其蔽二也
空桑之里變成洪川歷陽之都化為魚鱉楚師屠漢
卒睢河鯁其流秦人坑趙士沸聲若雷震火炎崑嶽

礫石與琬琰俱焚嚴霜夜零蕭艾與芝蘭共盡雖游夏之英才伊顏之殆庶焉能抗之哉其蔽三也或曰明月之珠不能無纇夏后之璜不能無玷故亭伯死於縣長長卿卒於園令才非不傑也主非不明也而碎結綠之鴻輝殘懸黎之夜色抑尺之量有短哉若然者主父偃公孫弘對策不升第歷說而不入牧豕淄原見棄州部設令忽如過隙溘死霜露其為詬恥豈崔馬之流乎及關東闔列五鼎電照風行聲馳海

外寧前愚而後智先非而終是將榮悴有定數天命有至極而謬生妍蚩其蔽四也夫虎嘯風馳龍興雲屬故重華立而元凱升辛受生而飛廉進然則天下善人少惡人多闇主衆明君寡而薰蕕不同䲷梟鸞不接翼是使渾沌檮杌踵武雲臺之上仲容庭堅耘嚴石之下橫謂廢興在我無繫於天其蔽五也彼戎狄者人面獸心宴安鴆毒以誅殺爲道德以烝報爲仁義此之狠戾曾何足踰自金行不及天地板蕩左

帶沸脣乘閃電發遂覆纏谷頌丘郡屬先王之弄梓竊名號於中縣種落繁熾充物神州嗚呼福善禍淫徒虛名耳豈非否泰相傾盈縮遞運而汨之以人其蔽六也然所謂命者死生焉貴賤焉貧富焉理亂禍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賦也愚智善惡此四者人之行也夫神非舜禹心異丹朱均才經中庸在於所習是以素絲無恒玄黃代起鮑魚芳蘭入而自變故季路學於仲尼厲風霜之節楚穆謀於潘崇成悖亂之禍

而商臣之惡盛業光於後嗣仲由之善不能息其結纓斯則邪正由人吉凶存命或以鬼神害盈皇天輔德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殷帝自剪千里來雲善惡無徵未洽斯義且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母掃墓以望喪此君子所以自強不息也如使仁而無報奚為修善立名乎斯逕庭之辭也夫聖人之言顯而晦微而婉或立教以進庸情或言命以窮性靈積善餘慶立教也鳳鳥不至言命也今以片言辯其要趣何異乎

夕死之類而論春秋之變哉且昭德音丹雲不卷
周宣祈雨珪璧斯罄於叟種德不逮勛華之髙延年
殘獲未甚東陵之酷為善一為惡均而禍福異其流
廢貞殊其迹蕩蕩上帝豈如是乎詩云風雨如晦雞
鳴不已故善人為善焉有息哉居正體道樂天知命
明其無可奈何識其不由智力逝而不名來而不距
生而不喜死而不慼瑶臺瓊屋不能悅其神土室編
蓬未足憂其慮不充詘於富貴不遑遑於所欲重有

史公董相不遇之文乎

中山劉洺致書難之凡再反峻並為申析以答之會洺卒不見峻後者峻乃為書序其事其文並多不載

峻集載追論劉洺書曰劉侯既重有此難未之致也尋此君長逝緒言餘論蘊而莫傳或得自其家示子青箱尚新宿草將列泫然不知涕之無從也故存其梗槩更酬其旨若使墨翟之言無爽宣室之談有徵冀東平之樹望咸陽之西靡蓋山之泉聞絃歌而赴

節但懸劍空壠有恨如何

峻嘗自序曰余比馮敬通而有同之者三異之者四敬通雄才冠世志剛金石雖不及之而節亮慷慨此一同也敬通逢中興明君而終不試用余逢命世英主亦擯斥當年此二同也敬通有忌妻至於身操井臼余有悍室亦令家道轗軻此三同也敬通當更始世手握兵符躍馬食肉余自少迄長戚戚無懽此一異也敬通有子仲文官成名立余祸同伯道永無血胤此二異也敬通膂力剛强

老而益壯余有犬馬之疾溘死無時此三異也歆通雖
乏殘蕙焚終塡溝壑而為名賢所慕其風流郁烈芬芳
久而彌盛余聲塵寂寞世不吾知魂魄一去將同秋草
此四異也所以力自為序遺之好事云峻本將門凡法
鳳自北歸改名孝慶早有幹略齊末為兖州刺史舉兵
應梁武封餘干男歷官顯重峻獨篤志好學居東陽吳
會人士多從其學普通三年卒年六十門人謚曰靖先
生

劉孝綽字孝綽本名冉彭城安上里人父繪另見孝綽幼聰敏七歩能為文舅齊中書郎王融深賞異之與同載以適親友號曰神童融每曰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阿士孝綽小字也父繪齊時掌詔誥孝綽時年十四繪常使代草父黨沈約任昉范雲等聞其名命駕造焉昉尤相賞好范雲年長繪十餘歲其子孝才與孝綽年並十四五及雲遇孝綽便申伯季乃命孝才拜之兼善草隸自以書似父變為別體梁天監初起家著作佐

郎為歸沐詩贈任昉昉報曰彼美洛陽子投我懷秋作

詐詎慰耋嗟入徒深老夫託直史兼褒貶轄司専疾惡

九折多美疹匪報庶良藥

梁書曰子其崇鋒穎春耕勵秋穫

其為名流所重如此後遷兼尚書水部郎奉啓陳謝武

帝手敕答曰美錦未可便製簿領亦宜稍習頃之即真

帝宴幸令沈約任昉等言志賦詩孝綽亦引見嘗侍宴

於坐作詩七首帝覽其文篇篇嗟賞朝野改觀累遷祕

書丞帝謂舍人周捨云第一官當知用第一人故以孝綽居此職後為太子僕掌東宫管記時昭明太子好士愛文孝綽與陳郡殷芸吴郡陸倕瑯邪王筠彭城到洽等同見賓禮太子起樂賢堂乃使先圖孝綽太子文章羣才咸欲撰録獨使孝綽集而序之遷蕪廷尉卿初孝綽與到溉兄弟甚狎溉少孤宅近僧寺孝綽往溉許適見黄卧具孝綽謂僧物色也撫手笑溉知其旨奮拳擊之傷口而去又與洽同遊東宫孝綽自以才優於洽每

於宴坐嗤鄙其文洽深銜之

遺事曰到彥之初擔糞自給洽一日問孝綽吾欲買東鄰地𥁞宅而其主難之若何綽曰但多輦糞其傍以苦之洽怒甚遂因事以劾綽

及孝綽為廷尉攜妾入廷尉毋猶停私宅洽尋為御史中丞遣令史劾奏之云攜少妹於華省棄老母於下邑帝為隱其惡改妹為姝坐免官諸弟時隨諸藩在荆雍乃與書論共洽不平者十事其辭皆鄙到氏又寫別本

封至東宮太子命扶之不開視孝綽免職後帝數使僕射徐勉宣旨慰撫之每朝宴常預焉

梁書曰世祖出為荊州嘗與孝綽書有曰心乎愛之未嘗有歇思樂惠音清風靡聞譬如夢想溫玉饑渴明珠雖愧卞隨猶為好事　歴代吟譜曰孝綽閉門不出為詩十字以題其門曰閉户罷慶弔高卧謝公御妹令嫺續之曰落花掃更合叢蘭摘復生

及帝為籍田詩又使勉先示孝綽時奉詔作者數十人

帝以孝綽詩工郎日起為西中郎湘東王繹諮議參軍
梁書載其謝表曰臣生來踈倖與物多忤兼逢匿怨
之友居司隸之官交搆是非用成萋菲日月昭回俯
明枉直獄書每御輙鑒蔣濟之寃炙髮見明非關陳
正之辨遂漏其密網還同士伍生死骨肉豈侔其施
況剛條落葉忽沾雲露周行所寘復齒盛流捷成延
奬終無効答又啓謝太子有云一犬所噬旨酒貿其
甘酸一手所搖佳樹變其生死

遷吏部郎坐受人絹為餉者所訟左遷晚年忽忽不得
志後為祕書監初孝綽居母憂冬月飲冷水因得冷癖
以大同五年卒官年五十九孝綽少有盛名而仗氣負
才多所陵忽有不合意極言詆訾領軍臧盾太府卿沈
僧旻等并被時遇孝綽尤輕之每於朝集會同處公卿
間無所與語反呼騶卒訪道途閒事由此多忤於物前
後五免孝綽辭藻為後進所宗時重其文每作一篇朝
成暮編好事者咸傳誦寫流聞河朔亭苑柱壁莫不題

之文集數十萬言行於時凡弟及羣從子侄當時有七十人並能屬文近古未有也其三妹一適瑯邪王叔英一適吳郡張嵊一適東海徐悱並有才學悱妻文尤清拔所謂劉三娘也悱為晉安郡卒喪還建鄴妻為祭文辭甚悽愴悱父勉本欲為哀辭及見此文乃閣筆孝緽子諒小名春少好學有文才尤悉晉代故事時號皮裹晉書位中書宣城王大器記室為湘東王繹所善王嘗游江濱歎秋望之美諒對曰今日可謂帝子降於北渚

王有目疾以為刺已應曰卿言目渺渺以愁予耶從此嫌之

江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父康之南沙令雅有才思淹少孤貧常慕司馬長卿梁伯鸞為人不事章句留情文章早為高平檀超所知常升以上席甚嘉禮焉起家南徐州從事轉奏朝請宋建平王景素好士淹隨景素在南兖州廣陵令郭彦文得罪辭連淹言受金淹被繫自獄中上書曰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庶女告天

振風襲於齊臺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涕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信而見疑貞而為戮是以壯夫義士伏死不顧者此也下官本蓬戶桑樞之人布衣韋帶之士日者謬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何嘗不局影凝嚴側身扃禁者乎竊慕大王之義復為門下之賓備鳴盜淺術之餘豫三五賤伎之末惠以恩光顧以顏色常欲剖心摩踵以望所天不圖小人固陋坐貽傍缺迹墜昭憲身限幽圄虧名為辱虧形次之每一

念來忽若有遺加以渉旬月廹季秋天光陰況左右無色身非木石與獄吏為伍此少卿所以仰天搥心泣盡而繼以血也下官雖乏鄉曲之譽然嘗聞君子之行矣上則隱簾肆之間卧巖石之下次則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上退則凾南越之君係單于之頸俱啓丹冊並圖青史寧爭分寸之末競錐刀之利哉又聞積毀銷金積讒摩骨遠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則伯魚被名于不義彼之二才猶或如是況在下官焉能自免昔上將

之恥絳侯幽獄名臣之羞史遷下室至如下官尚何言哉夫魯連之智辭祿不反接輿之賢行歌忘歸子陵閉關於東越仲蔚杜門於西秦亦良可知也若使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實亦當鉗口吞舌伏匕首殞身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乎方今聖歷欽明天下樂業下官抱痛圜門含憤獄戶一物之微有足悲者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則梧丘之魂不愧於沉首鵠亭之鬼無恨於灰骨景素覽書即日出之尋舉南徐州秀才對

策上第再遷府主簿景素為荊州淹從之鎮少帝即位多失德景素專據上流咸勸因此舉事淹每從容進諫梁書載景素諫曰昔流言納禍二叔所以同亡抵局御恐七國於焉俱斃殿下不求宗廟之安而信左右之計行麋鹿霜露接於姑蘇之臺矣

景素不納及鎮京口淹為鎮軍參軍領南東海郡丞景素與腹心日夜謀議淹知禍機將發乃贈詩十五首以諷會東海太守陸澄丁艱淹自謂郡丞應行郡事景素

用司馬柳世隆淹固求之景素大怒言於選部黜為建安吳興令及齊高輔政聞其才召為尚書駕部郎驃騎參軍事俄荊州刺史沈攸之起兵齊高謂淹曰天下紛紛若是君謂何如淹曰昔項强而劉弱袁衆而曹寡羽卒受一劒之辱紹終為奔北之虜在德不在衆公何疑哉齊高曰試為我言之淹曰公雄武有奇略一勝也寬容而仁恕二勝也賢能畢力三勝也人望所歸四勝也奉天子而伐叛逆五勝也彼志鋭器小一敗也有恩無

威二敗也士卒解體三敗也縉紳不懷四敗也懸兵數千里而無同惡相濟五敗也雖豺狼十萬終為我獲齊高笑曰君談過矣桂陽王休範之役朝廷周章詔檄久之未就齊高引淹入中書省先賜酒食淹素能飲啖食鵝炙垂盡進酒數升訖文誥亦辦相府建補記室參軍齊高讓九錫及諸章表皆淹製也齊受禪為驃騎豫章王嶷記室參軍建元二年始置史官淹與司徒左長史檀超共掌其任所為條例並為王儉所駮其言不行淹

任性文雅不以著述在懷所撰十三篇竟無次序又領東武令參掌詔策後拜中書侍郎王儉嘗謂曰卿年三十五已為中書侍郎才學如此何憂不至尚書金紫所謂富貴卿自取之但問年壽何如爾淹曰不悞明公見眷之重永明三年兼尚書左丞時襄陽人開古冢得玉鏡及竹簡古書字不可識王僧虔善識字體亦不能諳直云似是科斗書淹以科斗字推之則周宣王簡也簡殆如新少帝初兼御史中丞明帝作相謂淹曰君昔在

尚書中非公事不妄行在官寬猛能折衷今為南司足振百僚矣淹曰今日之事可謂當官而行更恐不足仰稱明旨爾於是彈中書令謝朏司徒左長史王績護軍長史庾弘遠並以託疾不預山陵公事又奏收前益州刺史劉悛梁州刺史陰智伯並贓貨巨萬輒收付廷尉臨海太守沈照略永嘉太守庾曇隆及諸郡二千石并大縣官長多被劾內外肅然明帝謂曰自宋以來不復有嚴明中丞君今日可謂近世獨步累遷秘書監侍中

衛尉御初淹年十三時孤貧常采薪養母得貂蟬一具
於樵所將鬻以供養其母曰此故汝休徵汝才行若此
豈長貧賤也可留待得侍中著之至是果如母言永元
中崔慧景舉兵圍都衣冠悉投名刺淹稱疾不往及事
平時服其先見東昏末淹以秘書監兼衛尉又副領軍
王瑩及梁武至新林淹微服來奔位相國右長史天監
元年為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封伯謂子弟曰吾本素官
不求富貴今忝竊至此平生言止足之事亦以備矣人

生行樂須富貴何時吾功名既立正欲歸身草萊耳以疾遷金紫光祿大夫封醴陵侯卒武帝素服舉哀謚曰憲淹少以文章顯晚節才思微退云為宣城太守時罷歸始泊禪靈寺渚夜夢一人自稱張景陽謂曰前以一匹錦相寄今可見還淹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盡顧見丘遲謂曰餘此數尺既無所用以遺君自爾淹文章躓矣又嘗宿於治亭夢一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今可見還淹乃探

懷中得一五色筆授之爾後為詩絶無美句時謂才盡

凡所著述自撰為前後集并齊史十志並行於世嘗欲

為赤縣經補山海之闕竟不成子蕩嗣

任昉字彦升博昌人父遙齊中散大夫遙兄遐字景遠少敦

學業家行甚謹位御史中丞金紫光禄大夫永明中遐以罪

將徙荒裔遙懷名請訢言淚交下齊武帝聞而哀之竟

得免遐妻河東裴氏高明有德行嘗晝卧夢有五色采

旗蓋四角懸鈴自天而墜一鈴落入懷中心悸因有娠

占者曰必生才子及生昉長七尺五寸幼聰敏早稱神悟四歲誦詩數十篇八歲能屬文自製月儀辭義甚美褚淵嘗謂遥曰聞卿有令子相為喜之所謂百不為多一不為少由是聲聞藉甚年十二從叔晷有知人之量見而稱其小名曰阿堆吾家千里駒也昉孝友純至每侍親疾衣不解帶言與淚并湯藥飲食必先經口初舉兖州秀才拜太學博士永明初衛將軍王儉領丹楊尹復引為主簿儉每見其文必三復殷勤以為當時無輩

曰自傳季友以來今始見任子矣若孔門是列其入室升堂乎於是令昉作一文及見曰正得吾腹中之欲乃出自作文令昉點正昉因定數字儉拊几歎曰後世誰知子定吾文其見知如此後爲司徒竟陵王子良記室參軍時琅邪王融有才儁自謂無對當時見昉文怳然自失以父喪去官泣血三年杖而後起齊武帝謂昉伯遐曰聞昉哀瘠過禮使人憂之非直亡卿之寶亦時才可惜宜深相全譬遐使人進飲食當時勉勵回即吐出

昉父遥性耆檳榔以為常餌臨終嘗求之剖百許口不得好者昉亦嗜之深以為恨遂終身不嘗檳榔遭繼母憂昉先以毁瘠每一慟絶良久乃蘇因廬於墓側以終喪禮哭泣之地草為不生昉素疆壯腰帶甚充服闋後不復可識齊明深加襃異欲大相擢引為愛憎所白乃除太子步兵校尉掌東宫書記齊明廢鬱林王始為侍中中書監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録尚書事封宣城公使昉具草

梁書載昉辭曰臣本庸才知力短淺高皇帝篤猶子之愛降家人之慈武皇帝情等布衣寄深同氣當大漸時干玉几之側遂荷顧託遺揚未命嗣君棄常獲罪宣德王室不造職臣之由何者親則東牟任惟博陸徒懷子孟社稷之對何救昌邑爭臣之譏四海之議於何逃責陵土未乾訓誓在耳家國之事一至於斯非臣之尤誰任其咎將何以肅拜高寢虔奉武園悼心失圖泣血待旦寧復邀榮家恥宴安國危驃騎

上將之元勳神州儀刑之列岳尚書是稱司會中書實管王言臣命輕鴻毛責重山岳辭一官不減身累增一職已黷朝經便當自同體國不為飾讓至於功均一匡賞同千室光宅近甸奄有全邦殞越為期不敢聞命愚按任昉此草冷刺狠於毒罵當令負心賊鸞汗淚俱下乃南史削而不載何也

帝愧其辭直甚愠昉終建武中位不過列校昉尤長為筆頗慕傅亮才思無窮當時公王表奏無不請焉昉起

草即成不加點竄沈約一代辭宗深所推挹永元中紆意於梅虫兒東昏中旨用為中書郎因謝尚書令王亮亮曰卿宜謝梅那忽謝我昉慚而退梁武克建鄴霸府初開以為驃騎記室參軍專主文翰每制書草沈約輙求同署嘗被急名昉出而約在是後文筆約參製焉始梁武與昉遇竟陵王子良西邸從容謂昉曰我登三府當以卿為記室昉亦戲帝曰我若登三事當以卿為騎兵以帝善騎也至是引昉符昔言焉昉奉箋云昔承清

宴屬有緒言提挈之旨形乎善謔豈謂多幸斯言不渝

梁書又曰雖情謬先覺而迹淪驕餌沐具而非吊大

廈構而相驩

益為此也梁臺建禪讓文誥多所具奉世叔父母不異

嚴親事兄嫂恭謹外氏貧闕恒營奉供養祿奉所收四

方餉遺皆班之親戚即日便盡性通脫不事儀形喜慍

未嘗形色車服亦不鮮明武帝踐祚歷吏部郎出為義

興太守歲荒民散以私奉米豆為粥活三千餘人時產

子者不舉昉嚴其制同殺人孕者供其資費濟在千室在郡所得公田奉秩八百餘石昉五分督一餘者悉原兒妾食麥而已友人彭城到溉溉弟洽從昉共為山澤游及被代而登舟止絹七疋米五石至都無衣鎮軍將軍沈約遣裙衫迎之累御史中丞秘書監自齊永元來秘閣四部篇卷紛雜昉手自推校由是第目方定出為新安太守在郡不事邊幅率然曳杖徒行邑郭人通辭訟者就焉為政清省吏民便之卒於官唯有桃花米二

十石無以為斂遺言不許以新安一物還都雜木為棺浣衣為斂由是闔境痛惜士民共立祠堂於城南歲時祀之武帝聞問方食西苑綠沈瓜投之於盤悲不自勝因屈指曰昉少時常恐不滿五十今四十九可謂知命即日舉哀哭之甚慟追贈太常謚曰敬昉好交結獎進士友不附之者亦不稱述得其延譽者多見升擢故衣冠貴遊莫不與交游坐上客恒有數十時人八十以上者遣戶曹掾訪其寒溫常欲營佛齋調楓香二石始乃

入三年便出教長斷曰與奪自己不欲貽之後人郡有密嶺及楊梅舊為太守所采昉以冒險多物故即時停絕吏民咸以百餘年未有也為家戒殷勤甚有條貫陳郡殷芸與建安太守到溉書曰哲人云亡儀表長謝元龜何寄指南何託其為士友所推如此昉不事生產至亡乃居無室宅時或譏其多乞貸亦隨散之親故常嘆曰知我者亦以叔則不知我者亦以叔則既以文才見知人云任筆沈詩昉聞甚以為病晚節轉好著詩欲以

傾沈用事過多屬辭不得流便自爾都下士子慕之轉為穿鑿于是有才盡之談矣博學於書無所不見雖貧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

隋唐佳話曰昉善經籍時稱為五經笥

及卒後武帝使學士賀縱共沈約勘其書目無者就其家取之所著文章數十萬言盡行於時東海王僧儒嘗論之以為過於董生楊子昉樂人之樂憂人之憂也虛往實歸忘貧去吝行可厲風俗義可厚人倫能使貪夫

不取懦夫有立其見重如此有子東里西華南容北叟並無術業墜其家聲凡弟流離不能自振生平舊交莫有收卹西華冬月著葛帔練裙道逢平原劉孝標泫然矜之謂曰我當為卿作計乃著廣絕交論以譏其舊交曰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是乎非乎主人曰客奚此之問客曰草虫鳴則阜螽躍雕虎嘯而清風起故氛氳相感霧涌雲蒸嚶鳴相召流星電激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且心同琴瑟言鬱郁于蘭茝

道叶膠漆志婉孌於墳籠聖賢以鏤金板而鐫盤盂書
玉牒而刻鐘鼎若乃匠石輟成風之妙巧伯牙息流波
之雅引范張款款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永夕駱驛從横
烟霏雨散誠巧歷所不知心計莫能測而朱益州汨彝
叙越謨訓捶直切絕交遊視黥首以鷹鸇媿人靈於財
虎蒙有猜焉請辯其惑主人忻然曰客所謂撫弦徽音
未達燥濕變響張羅沮澤不睹鴻鴈高飛夫組織仁義
琢磨道德懽其愉樂恤其陵夸寄通靈臺之下遺跡江

五也凡斯五交義同貫鷰故桓譚譬於閑闠林回諭於
甘醴夫寒暑遞進盛衰相襲或前榮後悴或始富終貧
或初存末亡或古約今泰循環翻覆迅若波瀾此則狥
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
凶終蕭朱所以隙末斷焉可知矣而翟公方規規然勒
門以箴客何所視之晚乎然因此五交是生三釁敗德
殄義禽獸相若一釁也難固易攜讎訟所聚三釁也名
陷饕餮貞介所羞三釁也古人知三釁為梗懼五交速

尤故王丹威子以櫻楚朱穆昌言而示絶有旨哉有旨哉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內髦傑早綰銀黄夙昭民譽遒文麗藻方駕曹王英時俊邁聯衡許郭類田文愛客同鄭莊好賢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雌黄出其脣吻朱紫由其月旦於是冠蓋輻湊衣裳雲合輜軿擊轊坐客恒滿蹈其閫閾若升闕里之堂入其奧隅謂登龍門之坂至於顧盼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彯組雲臺者摩肩趨走丹墀者疊迹莫不締恩狎結綢

繆想慧莊清塵庶羊左徽烈及瞑目東粤歸骸洛浦繐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彦墳未宿草野絶動輪之賓貌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瘴癘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棻郈成分宅之德嗚呼世路嶮巇一至於此太行孟門豈云嶄絶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鶩獨立高山之頂懽與麋鹿同羣皦皦然絶其雰濁誠恥之也誠畏之也滪見其論抵几於地終身恨之昉撰雜傳二百四

十七卷地記二百五十二卷文章三十三卷
徐陵字孝穆東海郯人母臧氏嘗夢五色雲化為鳳集在肩上已誕陵年數歲家人携候沙門釋寶誌寶誌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光宅寺慧雲法師每嗟陵早就謂之顏回八歲屬文十三通莊老義及長博涉史籍從横有口辯父摛為晉安王綱諮議王又引陵參寧蠻府軍事王立為太子東宮置學士陵充其選遷尚書度支郎出為上虞令御史中丞劉孝儀與陵先有隙風聞劾

陵在縣贓汚坐免久之為通直散騎侍郎梁簡文在東宫撰長春殿義記使陵為序文令於少傅府述令所製莊子義太清二年兼通直散騎常侍使魏魏人授館宴賓是日甚熱其主客魏收嘲陵曰今日之熱當由徐常侍來陵即答曰昔王肅至此為魏始制禮儀今我來聘使卿復知寒暑收大慙魏相高澄以收失言囚之累日及侯景入寇陵父摛先在圍城内陵不奉家信便蔬食布衣若居哀恤會齊受魏禪梁孝元帝承制江陵復通

便於齊陵累求復命終拘留不遣乃致書於僕射楊愔梁書全載其書不能全録末有云吾等修好尋盟多歷寒暄歲月如流平生何幾晨看旅雁心赴江淮昏望牽牛情馳楊越朝千悲而掩泣夜萬緒而回腸足下若鄙言為謬來旨必通分請灰釘甘從斧鑊何必期令我等坐甓齊都足趙魏黃塵加幽并片骨遂使東平拱樹長懐向漢之悲西洛孤墳恒表思鄉之夢千祈以屢哽慟增深

不報及魏平江陵齊送貞陽侯淵明為梁嗣乃遣陵隨
還太尉王僧辯初拒境不納淵明往復致書皆陵辭也
及淵明入僧辯得陵大喜以為尚書吏部郎兼掌詔誥
其年陳武害僧辯仍進討韋載而任約徐嗣徽承虛襲
石頭陵感僧辯舊恩往赴約約平陳武釋陵不問以為
尚書左丞天嘉四年為五兵尚書領大著作六年除散
騎常侍御史中丞時安成王頊為司空以帝弟之尊權
傾朝野直兵鮑僧叡假王威風抑塞辭訟大臣莫敢言

陵乃奏彈之

陳書曰陵導從南臺官屬引奏案而入

文帝見陵服章嚴肅若不可犯為歛容正坐陵進讀奏

狀時王侍立殿上仰視文帝流汗失色陵遣殿中郎引

王下殿遂劾侍中中書監自是朝廷肅然遷吏部尚書

領大著作陵以梁末以來選授多失所於是提舉綱維

綜覈名實史有冒進求官馳競不已者乃為書宣示之

曰永定之時聖朝草創干戈未息尚無條序府庫空虛

賞賜懸乏白銀難得黄札易營權以官階代於錢絹義在撫接無計多少致令員外常侍路上比肩諮議參軍市中無數豈是朝章應其如此令衣冠禮樂日富年華何可猶作舊意非理望也所見諸君多踰本分猶言大屈未諭高懷若問梁朝朱領軍异亦為卿相此不踰其本分耶此是天子所拔非關選序梁武帝云世間人言有目色我特不目色范悌宋文帝亦云人豈無運命每有好官缺輙憶羊玄保此則清階顯職不由選也

陳書有曰秦有東府令趙高至丞相漢有高廟令田
千秋亦為丞相此可為例耶
既忝衡流望諸賢深明鄙意自是衆咸服時論比之毛
玠及孝宣入輔謀黜異志者引陵預其議太建中為尚
書左僕射抗表推周弘正王勱等孝宣名入內殿曰卿
何為固辭而舉人乎陵曰弘正舊藩長史王勱太平中
相府長史張種帝鄉賢戚若選賢舊臣宜居後固辭累
日乃奉詔及朝議北侵帝命舉元帥衆議在淳于量陵

獨曰不然吳明徹家在淮左悉彼風俗將畧人才當今無過於是爭數日不能決都官尚書裴忌獨曰臣同徐僕射陵應聲曰非但明徹良將忌即良副也是日詔明徹為大都督令忌監軍事遂克淮南數十州地帝因置酒舉杯屬陵曰賞卿知人十二年累中書監領太子詹事以年老累表求致事帝亦優禮之詔將作為造大齋令陵就第攝事後主即位遷左光祿大夫太子少傅至德元年卒年七十七詔贈特進

世說新語補曰徐常侍聘齊持魏收以文學爲北國
秀收録其集示徐令傳之江左徐濟江即沉之曰吾
爲魏公藏拙
初後主爲文示陵云他人所作陵嗤之曰都不成辭句
銜之乃諡曰章僞陵罷局深遠容止可觀性又清簡無
所營樹俸禄與親族共之太建中以前封建昌縣侯食
建昌戶戶送米至水次親戚有貧匱者皆名令取之數
日便盡陵家尋致乏絶府寮怪問其故陵云我有車牛

衣裳可賣餘家有可賣否其周給如此少崇信釋教經論多所釋解後主有東宮令陵講大品經義學名僧自遠雲集每講筵商較四坐莫能與抗目有青精時人以為聰慧之相也自陳創業文檄軍書及受禪詔策皆陵所製為一代文宗亦不以矜物未嘗詆訶作者其於後進接引無倦文宣之時國家有大手筆必命陵草之其文頗變舊體裁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出好事者已傳寫成誦遂傳於周齊家有其本後逢喪亂多散失存者

三十卷

南北史合注卷七十五